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甲午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伊川先生言西銘原道之宗祖愚竊以為太極圖說又西銘之宗祖也蓋西銘止推到生萬物之父母太極圖說直推到生天生地之父母學者須於此立脚方有箇究竟處

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然而覺有先後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其訓精矣愚竊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耳之為物本自聰只依他去聽目之為物本自明只依他去視是即所謂效也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

認得一性字親切即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認得一學字親切即欲一毫自用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善乎孟子之言舜也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學人能時時體認此等氣象消却無限鄙吝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是靜中妙境可玩程子曰嚴厲時者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

著此四字不得此又分明將聖人一腔精髓拈出令人就裡認取有箇覿面相逢處也

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

彼此兩扇貼合不來

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朱子曰聖門自顏子而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愚竊以為顏子而下頴悟莫若曾點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路蓋曾點子路胸中乾淨充得盡時便是聖人子貢子夏似覺黏帶多與聖人血脉較遠也

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

也舍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眼也
故曰孟子亞聖
語人心曰惟危語道心曰惟微又曰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語獨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語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曰幾希讀其言想見聖賢滿腔
子都是一箇戰兢恐懼之心
孔孟既沒吾道不絕如綫至宋而始一光發脉得
一周元公結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張邵羅
李諸先生復相與後先生持於其間天實命之

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
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
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
裂失真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
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
厥終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
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
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

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
徑便有狂語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
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
知元公之深者前莫如程大中後莫如朱晦翁
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
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為之推明其道使得傳
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
生顯諸仁其流遠

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愚謂知天地之所以生萬物則知太極之
所以生天地周子此數語模寫絪緼情狀宛然
如畫真造物傳神手也
程伯子識仁說晉人有一語可以形容之曰超超
玄箸學者讀之便應長一格
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
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為贅及觀

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娼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吳悟齋中丞謂錢緒山曰、頃貽書王龍溪、欲其實脩實證、求之於言之外也、誠恐此老不察、又求之於言之內、不復向羞惡辭讓是非上用一針、即所謂惻隱者、未免認賊作子、將一傳而此學為世戒、予讀而旨之、以為正與程伯子言仁之

旨合、往嘗舉似同署麻明之、明之曰、中丞公能不認賊作子否、予曰君以為何如、明之笑而不答、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夫、以義理栽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說得十分精密、

羅念菴先生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

便以為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愚
惟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為第一義徐
而察之大率要洒脫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功夫
言者輒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
力此其存之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意
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己復禮乃
所以為道也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
所謂道也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
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
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
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即當敬以
治之合脩治而脩治義也不消脩治而不脩治
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脩
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
其言并為拈出
識仁說是悟後語又曰悟後轉覺功夫難其究也
可以入聖悟後便覺功夫易其究也率流而狂

韓公持國與伊川先生語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嘆為公曰老者行去矣伊川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兩轉語不過數字每讀之便覺豁然於此有悟應不墮生死塹中

馮東皐謂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東皐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先生曰順亦有奇特事東皐請問先生曰每食必飽楊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裡起子安無語後以告尹彥明且曰當時悔不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以告先生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惟也子安聞之遂服然則伊川若肯參禪何必在大慧中峯諸人之下所謂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

謂殀壽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

罔之生也幸而免、生猶死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而生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猶生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而死也。死生之際大矣哉。

有一鄉之精神、則能通乎一鄉、有一國之精神、則能通乎一國、有天下之精神、則能通乎天下、有萬世之精神、則能通乎萬世。

南海唐仁卿、嘗訝余作字潦草、余謝之、昔程伯子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邵堯夫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王龍溪曰、須知三杯酒亦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用征誅精神。又曰、聖人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余以此知仁卿之意遠矣。

獨居時、能無閑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允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勘過。

晨起呼童子、視庭中石榴報曰、昨日含蕚、今日花大放矣、余喟然嘆曰、渠却不虛度了光陰。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鄉愿閹然媚世流俗之所共喜也而孔子賊之狂者嘐嘐流俗之所共笑也狷者踽踽流俗之所共疾也而孔子與之即此一箇榜樣便有大功於萬世

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試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煉功

夫方纔敢道個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煉功夫方纔敢道個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最來得易却又差

孔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謂之過孔子分明自以為不如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謂之先孟子分明自以為瞠乎其後然而孔孟卒不以彼易此何也其必有見矣學者將為孔孟乎將求勝於孔孟乎將求勝

於孔孟誠非余之所敢知將為孔孟即孔孟之訓具在柰何往往忽而不察徒然相競以玄妙直捷為也益非余之所敢知矣願與吾黨共商之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

這箇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為我瞞却些子閒居為不善則見君子而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量惺惺到這裡都使不着語曰心為明師又曰心為嚴師旨哉

子路問鬼神問死乃窮理盡性至命中事其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又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說所自出也此是何等識見

孔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乃以佞斥之其慮深矣

羅近溪先生曰、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意見得極透、乃宗其說者因是類喜言自然、圖做箇現成的聖人、則又誤矣、

孟子以不學而能、點出人心之良能、以不慮而知、點出人心之良知、正猶子思子以喜怒哀樂之未發、點出人心之中、蓋謂此等處、極難形容、欲人將耳目口鼻四肢、一齊放下、認取自家本相、原是停停當當、原是玲玲瓏瓏、庶幾惺然有省、

不肯將他埋沒過去、非謂學能障人、却把良能來掃之也、非謂慮能障人、却把良知來掃之也、若作如是解、是必率天下而歸於一無所事事可爾、失孟子之指矣、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聖人體貧人情、至到之言也、富與貴、得之不以道不處、貧與賤、得之不以道不去、此聖人體究天理、至到之言也、

人不知而不慍、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慍字悔字當有辨、慍者是己、而非人、悔者猶人而忘己、不慍、

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

慍生於滿悔生於歉兩者皆從名根來

悔字亦有二義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此悔從道心發也若不見知而悔此悔却在不見知上起了念頭既有此念進則必至於索隱行怪以求有述退則必至於半途而廢矣乃從人心發也不可不辨

或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舊作二句看近來俱作一句看孰是曰以文會友委是以友輔仁以友輔仁却不專靠以文會友蓋以文會友特輔仁中一事以友輔仁則所指者廣矣由此言之作一句看固佳作二句看又自有深長之味也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先生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脩撰平泉曰一秘閣脩撰何加於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

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嘆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喟詔旨諄切若此予惟兩先生之說均於世道有裨試使當年題回宋故大學生贈秘閣脩撰兩義固並行而不悖也

陽生於子而實始於亥亥之為言孩也有向長之意焉陰生於午而實始於巳巳之為言止也有向消之意焉聖人為扶陽抑陰計即一製字間無不着精神也

或問白沙先生云靜中養出端倪竊意這個物事妙絕方所何端倪之可言曰此處要善看卓爾者顏子之端倪也躍如者孟子之端倪也亦曾落方所否

或問孟子有命有性二條曰此為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

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曰註中一伸一抑之說何如曰此語恐尚有商量君子不謂性正以其似性非性實不可冒認為性於自家軀殼上求其圓滿也非曰原来是性故借命以揜之也君子不謂命正以其似命非命實不可冒認為命於自家道理上聽其缺陷也非曰原来是命故借性以揜之也何伸抑之有

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爲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為世之狥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為世之談空者開玄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